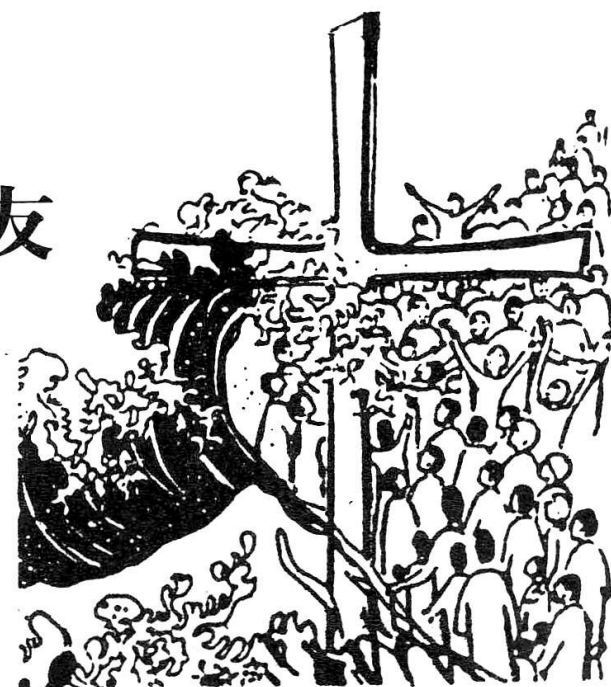


從牧民角度看

梵二後的亞洲教友



Alan de Lastic 主教著

林瑞琪譯

回顧教會在二十世紀的發展經歷時，不少人會感到不耐煩。也許我們會期望教會有迅速的轉變，因為社會經已急遽改變。但我們似乎忘記了歷史很明確地告訴我們，教會著實不斷在改變，只不過步伐慢一點而已。

二十多年前梵二會議頒佈了有關教會及教友所扮演角色的訓導。但時至今日才有第一次專注於這個課題的主教會議舉行。不管這個會議是否有點落伍，我們總不能視這為教會史上孤立的事件，教會生活實際上是不斷成長及轉變的進程。教會不斷尋求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好能按上主聖言滿全使命。為能在每一個時代裡衡量教會是否達成上主的期待，教會必須不斷反省，好能跟上時代，並接受時代的挑戰。

梵二會議較諸歷屆大公會議更深刻地反映出教會的本質。本文旨在探討梵二的幾個重要主題，好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教會現在所進行的更新運動，尤其是在教友意念上

的改革。因著這些主題，我們對當前的會議會有更好的理解。

天主子民

梵二明確地說出教會是「天主子民」，使我們回憶起這項源遠流長並富於聖經意義的教會本質。它提醒我們上主的計劃是延綿不斷的，由古代的以色列而至今日的教會都如是，它懷抱一切人類。我們必須一同回應上主的召喚，我們知道人類分享著同一的命運，這命運驅使我們在回歸上主的旅途中合而為一。在人類歷史上天主子民常是上主的救援和寬恕行動的主題。因著這些訓導，今日教會能使全體成員更深切地體驗到團體感、共融及真正的友愛。

將天主子民簡單地等同於教友，將難免有所偏差，因為天主子民這個概念包容了一切教會內的成員。然而一旦這個概念廣為人所接受之後，教友在教會生活上及傳教活動

上所應有的地位，將得以重新確立。

普通司祭職

透過「天主子民」這個標題，梵二強調全體信眾的普通司祭職。教會內每一成員都分享著基督的司祭職，在不同的途徑上實踐著他作為祝聖者、先知及君王的救援行動。梵二訓導說明全體信眾的普通司祭職與神職人員的公務司祭職有所不同。但這絕不貶低教友的地位，因為公務司祭職是為服務普通司祭職而設。

司祭聖職是聖神恩賜的禮物，不單為受祝聖者個人的益處，也為了建立全體信眾的團體。

教友在信仰生活中實踐他們的先知角色。無論何時何地，他們更深地去信，活出信仰，並以言以行把信仰傳揚開去。

參與基督的成聖使命，並非被動地接受聖事，或在外表上參與教會的聖事。教友終其一生，受聖神所推動，成聖自己，聖化他人，因而加深教會的聖化工作。這在婚姻、在家庭、和在其他人類生活中可見一斑。教友積極參與感恩祭，會使他們生活的每一刻更能活出這份祭獻精神。

最後，教友分擔基督的君王使命，將使世界回歸基督。教友必須重新整理他們所置身的世界，好使世界回到上主的管轄。聖化世界是教友的特殊責任。

標記及聖事

梵二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強調教會是世界得救的標記及聖事。這令到教會置身世界

中。教會自視為服務於世界的僕人，以期待天國的來臨。教會本身就在這王國之內，作為一項聖事，它不但成為外在的標記，更把隱藏在標記內的事實實現出來。標記通常是指向自身以外的他物，但聖事標記卻能把所象徵的事物實現出來。這使教會成為一個有別於其他團體的獨特社團。昔日曾用各種不同的名稱稱呼教會；梵二重申教會是基督的奧體這項訓導，強調各肢體有不同角色，卻在同一的元首下有同一的使命。教會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有機體。聖經中耶穌說過另一個有關他自己的比喻，說他是葡萄樹，我們是枝條。這說明了基督與我們之間的緊密關係，任何傳教活動都得在這關係內才得以實現。

因此，把天主子民、標記及聖事、基督奧體等觀念結合起來，會令我們對教會的本質及使命有嶄新的洞識。教會不可以離棄這世界上的人而自存。這個世界應該得救，應回歸基督。教會無時無刻不向每個國家傳達這項召喚。因而，教會常在傳教的境況中，不斷宣講天主的聖言，以及藉罪的赦免而達致天人修好。作為一個有機體的合一，教會是天主在世上慈悲寬恕的可見標記。

聖召與使命

在教會這個大團體中教友佔絕大多數，所以每一位教友必須先認識清楚自身的聖召，並按基督的訓誨去理解這使命。本屆主教會議的討論資料為聖召與使命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區分，因為這兩個名詞常產生混淆。

聖召是一項召喚，很個人化的。它是贈與每一個自由地回應基督的人的恩賜，常發

生在教會內。而另一方面，個人在經過辨別祈禱之後，認識到有特別的任務賦予自己，這稱為使命，這是對教會整體活動的參與，為天國的來臨準備道路。聖召可以因著個人的辨別或基督徒團體的委派而發展為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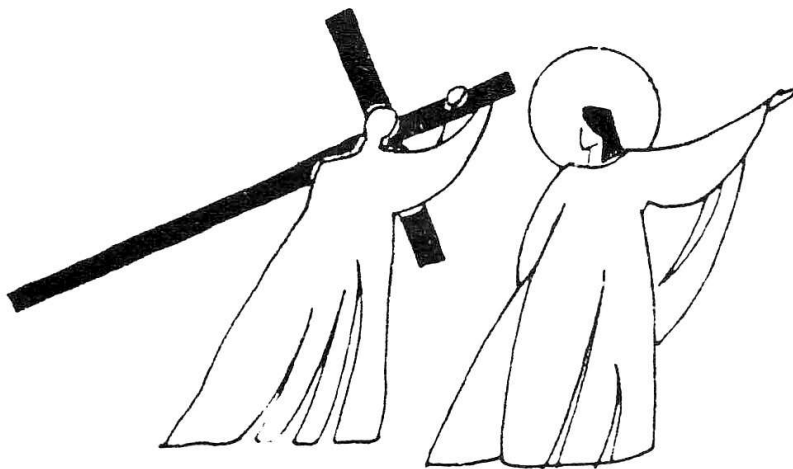
聖統共融

一如其他團體，秩序及組織是不可缺少的東西，但絕不能因此而傷害到內在的共融精神。教會享有的是聖統制的共融，有正式委任的領導人，並賦予其特別的權力，而這權力不是為求己益而是為建樹及發展團體。這些神聖的權力放在全體上主子民手中。可以這樣說，在教會內享有最高的權力的成員，應成為其他成員的僕役。因此教宗一再稱自己是「天主的眾僕之僕」。耶穌不厭其煩地教誨我們說，在教會內權力是一項恩寵、一項神恩，用以服務他人。擁有權力的人，必須尋求服務他人而非受人服務。藉此，聖統制與共融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假如我們像過去那樣過份強調聖統制，則會損害到團體感及共融。為了糾正這種錯誤的傾向，梵

二清楚地表明傳教是每名基督徒所須共負的責任。「任何主教及神職人員決不可自以為唯有他們才負有教會的使命」。儘管每一名基督徒均負有傳教使命，但每個人都以獨特的方式參予這項使命，按照聖神所給他們的恩賜而行事。

普遍的成聖使命

強調共融之餘，梵二的訓導亦清楚說明「眾人皆蒙召成聖」。傳統觀念上由於對邁向成全生活的各種方式有錯誤的理解，因此以為成聖是屬於少數蒙特選的人的專利。梵二聲明所有人皆蒙召成聖，所有人皆蒙召完全追隨基督，所有人皆蒙召邁向完美，如同天父是完美的一樣。因此，每一個人對基督的追隨都是一樣的。成聖的來源只有一個，儘管成聖的方法不同，而這個召喚的最終目的亦是人人一樣，就是常與耶穌基督結合。然而，在世上成聖的途徑卻是按各人所選的及上主所特別賜予他的生活方式而定。因此，成聖是按個人如何在天主子民內滿全他的使命的方式而各有特點。所以修會會士



、神父、教友會有不同的成聖之道。教友的成聖方式，有強烈的俗世偏向，因為教友是受基督的召喚去活於世界之中，藉著世界的各種事物，引領世界歸於上主的國度。

我們絕不可輕視教會傳教工作上的俗世一面。事實上我敢說，假如教會希望完全臨在世界，並為世界服務，有些工作非由教友去擔當不可。這是教友成聖的獨特之處。無疑，原則上每個人同樣可以成聖。

牧職

梵二另一項革新強調「牧職」。牧職的概念已擴大至包括多種的服務。不過，在討論牧職時，有幾點因素是不得不注意的。

從廣義上看，牧職的委派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1. 個人必須對特定的任務具有天賦的或培養出來的能力。
2. 這份能力必須為團體內合法機關所認可。
3. 掌權者必須以團體的名義賦予受職者正式的委任。

這樣，牧職才能調合在教會的整個傳教工作之中，成為傳教工作的一部份。讓教友分擔牧職工作，就是讓原屬於他們的地位及尊嚴得以恢復。

亞洲

梵二文獻自公佈以來對亞洲的教友有怎樣的衝激呢？

在亞洲，過去數年間發生了很多事件，顯示出對教友在教會傳教工作上的角色有更

大的醒覺。一九八二年亞洲主教團協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並於一九八七年昇格為辦事處，以確立其永久地位。在亞洲各國接二連三舉行了多次會議。一九八三年在香港舉行的亞洲教友大會，更由羅馬宗座教友總會主辦。

亞洲主教團協會轄下的教友委員會一連舉行了三次區域性會議。第一次是為遠東區：日本、南韓、香港、澳門等地。另一次會議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在 Bangalore 舉行，與會的包括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印度。同年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三次會議，出席的有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緬甸等國的代表。這些會議稱為「推動教友從事宗徒事業的主教會議」，主要是使亞洲的主教對梵二有關教友的訓導有切合時宜的認識。會上亦對推動教友培育計劃作出了很多實際建議。這些討論牧職的會議亦提供了很難得的機會，讓不同範圍的上主子民聚集在一起，一同生活、分享經驗，共計劃未來。其中一位與會者更形容這些會議為未來亞洲教會的典範：在一個享有聖統共融的教會內，每人的重要性均獲應有的重視及尊重，在認可的牧職上各有適切的角色及作用，以達致建樹教會，拓展天國。

在上述會議當中，下列主題最為普遍：

1. 一致公認必須為教友安排適當的培育。事實上，在香港所舉行的會議上，教宗致函表示：「對教友作出適切的培育，應視為牧民工作上的第一優先。」

2. 必須設有為大眾適用的普通教理課程，特別需要設有「在職培訓」：教友不應接受那些通常只適用於修院的訓練課程，適當的訓練應配合實際的服務環境。訓練與生活息息相關。現有的教友傳教團體必須追上時代，以梵二思想更新自己。我們必須從牧民角度去對這些新出現的團體予以分辨，好使他們能結合生活，和堂區或教區組織連在一起，以免他們有成為「精英份子」的危險。

在 Bangalore 及新加坡的兩次會議中，提及了很多活力團體的模式，以實現共融的教會，也清楚界定領導人的角色，並讓每一位成員均有機會參與教會傳教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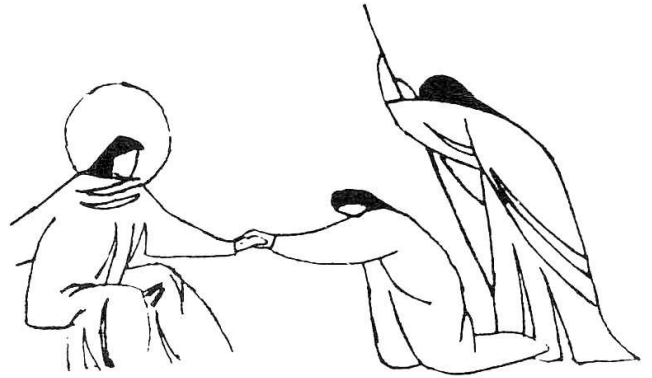
菲律賓及南亞教友人數眾多的地方，則按基督徒基層團體建立了另一種信眾團體模式。在某些堂區中，這類團體使整個堂區的生活重振，成為一個人人皆有份參與的緊密團體，它們亦與教區的牧民議會密切聯繫。由於堂區組織各種不同的基層團體，明顯地強化了團聚力。另一方面，在印尼有些團體卻是由不同宗教的人士組成，協力提高人性尊嚴、正義、和平及發展。這無疑是各宗教間交談及實際合作的好例子。

很多訓練教友的模式亦在會議中提出來討論，例如在非洲的 Lumko 中心，他們推行了一項精簡的訓練方式，有效地訓練了當地的教友領袖。台灣的義務使徒訓練計劃亦值得一提，它為教友團體中要成為核心份子者提供受訓機會。這種種的活動都說明了教友牧職的訓練並非局限於教友中少數知識份子

，而是人人有份的。

對於教友專業人士，諸如醫生、律師、教師、護士等等，亦應有所培育。到目前為止，他們主要仍是靠自我培育，身為主教的應委托熟練的導師去協助他們，使他們能在其專業內更有效地從事宗徒工作。

與會者一致要求盡量讓教友接觸到梵二文獻，特別是有關社會的訓導。顯然，在傳播工作上目前存在著嚴重的鴻溝，我們必須把它克服，好讓梵二的訓導能惠及一般信眾。



這幾次會議的高峰乃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在東京舉行的亞洲主教團協會全體代表大會。很多主教、神職人員、修會會士及教友一同聚會、祈禱，並交流彼此間對亞洲教友的聖召及使命的看法。所有與會者均認為，這為他們是一次很獨特的經驗。教友強烈地感受到對教會的歸屬感，並希望其他會議亦像該次會議。一同生活，以平等的基礎彼此交流，正是教會真正共融的表現。

東京會議的總結聲明，突出了亞洲教友在傳教及聖召方面的多種不同角色。日後我們可以從這份文憲一而再的獲得啟示及指導。

研究過種種在亞洲發生的事件後，容我對教友面對亞洲挑戰所擔當的角色作出評論。

亞洲的教友在教會傳教使命上所擔當的角色，必須與亞洲的實際境況相切合。

A. 亞洲是世界各大宗教的發祥地，信眾定然知道教會對他們的期望。我們不妨問一些切身的問題。基督信仰與這各大宗教接觸已有近三百年，我們對這些宗教產生過甚麼影響？教友受鼓勵去履行這使命的程度如何？我恐怕答案會是「微乎其微」。無論在任何層面，交談常是教會傳教不可或缺的部份，在亞洲尤是。很可惜至今為止，受訓擔當這項任務的教友人數仍少之又少。同時，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少數專家的工作。最近非基督徒秘書處所發出的文告，對交談及傳教有這樣的說法：

每一名基督的追隨者，按其人性或基督徒聖召，乃蒙召在每日生活中與人交談，無論他是身居大多數抑或是在少數人群中。他應當把福音的精神帶到每一個生活及工作的境況中，帶到家庭、社會、教育、藝術、經濟、及政治各領域去。交談是教會傳教的極重要部份。（30）

交談是教會傳教使命中的重要成份，也是多層面的。這絕非神職人員或修會會士的專利，而是全體基督徒的責任。

無論在任何環境下，教會都是蒙召度交談的生活，包括與其他基督徒兄弟

姊妹、與數以十億計的其他宗教人士、以至與其他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成員。由於教友更直接地生活於與其他宗教人士的日常接觸中，他們首要地負起這生活交談的任務，特別是在影響社會生活的共同問題上。（3.1.11）

B. 與交談息息相關的，就是教會在亞洲各個不同文化中的傳福音工作。亞洲大陸蒙上主的特恩，擁有多姿多采的文化傳統，全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一代接一代的以美術、文學、舞蹈及戲劇表現出來。今日亞洲所面對的危機，是俗世力量可能摧毀亞洲文化傳統中的民族特質。我認為教會有責任保護這些文化價值免於消滅。

整個教會應當努力把這些文化價值結合在教會的敬禮及信眾的生活方式內。亞洲本地教會理應為普世教會引入亞洲的祈禱及神修方式。由於文化及宗教傳統多樣化，亞洲國家的神修生活定然會別樹一幟，有其獨特的地位。

在這個向不同文化傳揚福音的運動當中，決不可忽略全人教育的重要性。為此，教友牧職亦必須在大學及研究中心產生積極的作用。教會在亞洲的中小學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對專上教育的影響力卻叫人產生疑問。無人可以否認今日大學的思潮不單對青年學生有極大的影響，亦對一些亞洲國家的領導人產生作用。由於亞洲是年青人的大陸，使教會臨現在高等學府內是刻不容緩的事。

C. 亞洲是發展中地區。除少數個別情況外，這些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並未惠及一般大眾。貧窮、文盲、營養不良、婦女及童工遭剝削、歧視，以至其他種種罪行，正在蹂躪著亞洲社會。很顯然，教會必須認清時代徵兆，並推動及參予尋求社會正義與和平的活動。教宗在頒予印度的通諭中，呼籲教友擔當人間的酵母，以改進社會、經濟及政治架構：

教友有義務使上主的一切美善在現世事物上彰顯出來，為同一美善之源而努力，按正義、真理、自由及愛德的原則去建設社會。（36.6）

誠然整個教會都有責任參予社區發展及社會正義，教友卻有更獨特的角色：

教會對世界的服務，依仗教友的地方甚多。教友在扶助窮人、消除饑饉、促進人類發展、社會改革及和平等方面，具有獨特的服務及領導地位。（5.9）

在論及基督徒的自由與解放的文獻上，梵二對教友在世界中的角色，重申必須「本著上主要在基督內復興萬物的獨特計劃，去理解超性救恩與現世人性生活的分野。在這兩個不同的幅度內，教友既是教會的一份子又是國家的公民，必須不斷遵循以基督徒的良知行事。」（No.80）

教會已逐步產生對教育及工作神學方面

的指引，但對政治領域方面，所作的工作仍不多見。然而這領域卻最具影響力，能促成人類進步及發展。教友在這領域內應享有最大的自主權及行動的自由。教友在這方面的領導力肯定十分出色，而神職人員的角色只是作啟發作用而已。神職人員必須知道政治團體一如其他組織，有其本身的法律及程序，因此必須享有合法的自主權。通常教會只有透過信眾才參予政治。由於基督徒在亞洲國家仍屬少數份子，要求他們組成獨立的政黨，與其他人士分離，殊屬不智。他們應加入其他政治團體，與其他人士合作。在這些事情上，教友要遵守什麼準則呢？抑或他們要為自己定下一些準則？

教友加入的政治團體，必須重視人性尊嚴、全人發展，尊重基本人權及各方面的人民生活。

必須避免在政党内製造派系或排外的小圈子。事實上，我不贊成任何政黨在亞洲地區使用「基督徒」名義，因為這個名稱會把它局限成為一個小團體。同時，這亦可能產生誤解，把政黨的行動與教會混為一談。在政界的教友必須關注教會與政治團體之間的關係。「信友以國民身份，依循信友的良心而做的一切，和信友以教會名義並與其牧人共同實行的一切之間，應加以清晰的分別。」（梵二「牧職憲章」76）

教會與政治範疇是彼此獨立的。教會並無力量可以判斷那一個政治體系最為可取。這屬於政治科學的事情。政治領域有自由選擇任何政府體制，只要尊重自由及人權，為每一個人、家庭及整體社會謀求福利便成。

教友在政治行動方面下決定時，本著其基督徒良知，在個獨情況中竭盡所能，就是使教會透過他而臨在於政治中。假如他開放自己，接受聖神的領導，上主的恩寵定會協助他。他既富於福音精神，必須排除以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這方面，教友受福音愛德精神的感染而鼓吹非暴力主義，對政治活動來說是一項出色的貢獻。

遺憾且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很多國家在政治上沾染貪污，遭受宗教派別的不良影響，嚴重偏向統治階層。馬克思主義及其他唯物思想對政界領袖的影響力亦日見增加。其他奮興派及原教旨主義對國家團結及社會和諧亦構成威脅，因為他們唯一的目標是要按一己的信念或傳統建立政權。社會發展計劃在理論上是惠及各個階層，但實際上卻很少讓生活在貧困及社會邊緣者得到好處，他們的境況依舊未獲改善。教友本著服務的精神獻身於草根階層的組織工作，實在是當前急

務。如是，則基層大眾可以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角，並承受社會進步所帶來的益處。人民力量在今日是不可或缺的。它代表一般的群眾，擔當積極的角色。到目前為止，亞洲的政局仍是富人的政治，窮人雖佔人口中的大多數，對影響整體利益的社會改革事務，卻沒有決策權。假如我們真切地理解時代徵兆，當會知道教友促成教會臨在於現代政治境況中，是義不容辭的事：

亞洲當務之急，是使稱職及操守高尚的教友加入政界，從而按福音精神，為了公眾利益，影響政黨及政界人士的思想、計劃及活動。（亞洲主教團協會東京會議 3.1.6）

教會對政界的影響力主要依賴教友的實行，我深信他們定必勝任有餘。

徵 稿

- 一、文章內容：報導當代中國動向，尤其關於宗教及倫理生活；介紹中國教會歷史和人物；交流各地中國研究者的心得；推介一些有助於與中國交談的基督徒哲學及神學。
- 二、文章體裁：可以採用論述、遊記、書評、報導、寓言等形式表達。歡迎附有註釋的圖片。
- 三、文章以二至三千字最為適合。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繕寫清楚；英文稿件請用雙間隙打字。
- 四、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欲退稿者請註明。
- 五、如果作者要求，修改後之文章或翻譯稿將盡量寄回原作者過目。
- 六、來稿一經採用，將致贈該期「鼎」五本，並贈閱「鼎」一年。
- 七、來稿請寄香港黃竹坑惠福道六號聖神研究中心「鼎」編輯部。